

宮本刊  
故珍藏

岔曲秧歌快書子弟書

共三册  
第二册



故宫博物院編

海南出版社

故宮博物院編

岔曲

秧歌

大鼓

快書

蓮花落

子弟書

第二冊（共三冊）

海南出版社



##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故宮珍本叢刊·第 698 冊, 清代南府與昇平署劇本與檔案·子弟書/故宮博物院編. - 影印本.  
-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0.12  
本輯包括: 露泪緣、寧武關等 21 種  
ISBN 7-80645-877-8  
I. 故… II. 故… III. 古籍 - 善本 - 故宮博物院 - 叢刊 IV. Z121.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76216 號

故宮珍本叢刊第 698 冊  
清代南府與昇平署劇本與檔案  
**岔曲 大鼓 蓮花落 秧歌 快書 子弟書**  
第二冊(共三冊)

故宮博物院編  
責任編輯: 李升召

\*

海南出版社出版發行  
海南省海口市金盤開發區建設三橫路 2 號 郵政編碼: 570216  
湖南省新華印刷三廠印刷  
湖南省長沙市韶山路 158 號 郵政編碼: 410004  
本書正文用紙由金城造紙(集團)有限公司生產

\*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25.5 印數: 1-400 冊  
ISBN 7-80645-877-8/Z·44  
定價: 9680 元(清代南府與昇平署劇本與檔案共 59 冊)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方面問題請與我社或承印廠聯繫  
我社為本書每冊(種)書新編的目錄均置於每冊書末

露淚緣

元

薄命紅顏林黛玉

絳珠仙草降臨凡

生在那  
靈河岸上無人管

多虧了  
神瑛侍者用心專

每日把甘露瓊漿親灌溉

纔能夠修煉成形作女仙

只因為  
侍者深恩未圖報

心兒中  
耿耿難忘這段緣

恰遇着  
神瑛侍者該出世

在賈府作丫鬟男

降珠仙女塵心動

早來到宮法座前  
警幻仙

說我受了  
侍者洪恩 天樣重

原生美女去填還

要將我常  
流不斷得痴心淚

補報他滋培幾萬年

頭回

孟春歲轉豔陽天

銀旛綠勝迎人日

訪園草水迴春光

冷清清  
梅花只作林家配

托生在林府作了小姐

從小兒椿萱早喪無依靠

賈母心疼外孫女

叫他和表兄同居住

後又來了寶釵薛氏諸姊妹

連本家妹妹人三箇

自從寶玉搬到花園住

蒼天有意憐才女

和寶玉親骨肉連

興起了社輪流會

美景良辰樂事全

寄居在母舅家中到也相安

這寶玉女孩兒隊裡偏和氣

就是那叢中也耐煩

愛如珍在掌上懸

雖和衆人情意好

和黛玉相親相敬更相憐

他倆箇寸步兎不離在一處

但只是性終難改

一會兒多情一會兒難纏

再添上史湘雲與邢岫烟

那黛玉性又孤高面又冷

心又多疑話又尖

又有那李綺隨着李紈

背地裡不知流了多少淚

漸漸的形容瘦損病懨懨

衆人各所好庭軒玉為失了通靈玉

要替他冲喜除災把姻事完

把一羣國色天姿都聚在大觀園

把他搬到上房去

喜除災把姻事完

想黛玉雖然有才又有貌

不及寶釵行事好

選了良辰並吉日

花氏是寶玉的妾

見玉定下這親事

沒奈何纔向王氏夫人稟

太太到底和誰好

夫人笑說我那知道

只怕他與林是尋常好福分輕微身子單姑娘不是尋常好

向姨媽當面求親禮數全裏不說心裏都有

佳期不遠就在眼前我是他貼身服侍的

心明白見識免寬事不隨恐怕他心添了病

老大擔驚心裏為難人當下也沒主意

說求太太恕進言忙請了

我狂愚纔敢進言當家鳳姐來商議

薛姑娘林姑有緣定下了

娘誰和他更一條換斗移星計

到如今也不敢瞞

此只說是娶黛玉

兩箇人合意同心這幾年

是二爺拿定的姻緣並蒂蓮

有甚麼的巧機關參不透

天大的干係叫我怎麼耽

明了賈母更心煩

到底是他巧變靈機不費難

到臨時病體昏迷正好瞞

蓋頭遮住美紅顏

照常拜堂與合巹

叫他把新人攬扶定

只一時將他哄過

還要借林妹妹的琴環是紫鵑就依他方法兒辦了去

寶玉認的是他屋裏的大琴環快吩咐

各房侍女琴環輩

叫他們把薛字兒休提要謹言不可洩漏這機關

扶入羅幃兩團圓

從不見金帳裏變了卦

鴛枕上又起波瀾

二回  
傻淺

況薛妹姿容不在林妹下

他兩箇向來情意也纏綿仲春冰化水生波

節屆花朝天氣和

他再要往死裏追求這件事

只說是老爺定攔輕暖輕寒時序好下的姻親誰敢擋

乍晴乍雨賞心多

看來只有這一着穩

包管他成不會翻杏花村裏尋芳酒

好事圓

怪只怪青

賈點頭說是狠好

鳳頭詭計可瞞天

青柳條兒偏多事

無端的光可奈何

洩漏春

的

林黛玉 想成連理  
痴心妾

好不在人前明打聽

想我與寶玉同居這幾載

任憑我冷言冷語全不惱  
必是前生種下的良緣分

但不知舅舅母肯不肯  
既疼他的心太盛  
左思右想拿不定

風聞語不甚明白

到不如訪尋姐妹閒談叙

還可以懷驅睡魔

只落得腹中輾轉暗顛奪

獨自一箇出了瀟湘館

小腳兒步瓣兜托

相待的情兒也不薄

轉過了沁芳亭又到了紅香圃

忽聽得哭聲隱隱在山坡

我挑噴他越柔和

遙望見一箇上坐女孩兒在坡上坐

嚎啕痛哭淚雨兜滂沱

這姻緣定是無挪

走進跟前仔細看

面貌形容彷彿認得

老宗心下更如何

這不是老太太房中儂大姐

生來心性蠢而拙

自然要碰着快活

為何事在此哭咷

就裏情由教我摸不着

萬轉千回怎捉摸

忙問道哭因何事

冤屈你對着我說

莫不是生氣要責罰你  
那髣頭全不理  
傻頭傻腦全不理  
林黛玉又是好笑  
是可憐又是好笑

莫不是大你挫磨打的我火  
星直爆金花兜滾  
說人家怎麼曉得  
委屈你這髣頭真是傻  
說快快  
明言我替你撕羅  
認得是林家  
姑娘纔住嚟落落  
這樣  
說姑娘呀  
你說叫人氣不氣  
冤冤枉怎麼忍得  
黛玉聞言唬了一怔  
不必  
又轉彎抹角  
大姐說我說  
方纔我是無心話  
大姐說是無心話  
我姐不犯就打我

到如今還是嘴巴  
子上生疼不敢摸  
到底是為甚事情總不明白  
心煩誰和你耐磨  
為的是事起風波  
二爺親事怎麼着  
連忙問二爺的親事  
過了門再叫姑娘使不得  
罵我多嘴又嚼舌  
把一箇林黛玉登時着了魔

髣頭們把你挫磨打的我火  
星直爆金花兜滾  
說人家怎麼曉得  
委屈你這髣頭真是傻  
說快快  
明言我替你撕羅  
認得是林家  
姑娘纔住嚟落落  
這樣  
說姑娘呀  
你說叫人氣不氣  
冤冤枉怎麼忍得  
黛玉聞言唬了一怔  
不必  
又轉彎抹角  
大姐說我說  
方纔我是無心話  
大姐說是無心話  
我姐不犯就打我

到如今還是嘴巴  
子上生疼不敢摸  
到底是為甚事情總不明白  
心煩誰和你耐磨  
為的是事起風波  
二爺親事怎麼着  
連忙問二爺的親事  
過了門再叫姑娘使不得  
罵我多嘴又嚼舌  
把一箇林黛玉登時着了魔

又問道此是誰講  
時你聽見是誰講  
大姐說老求親事  
太太自去求親事  
看定三一准娶  
看出月初三一准娶  
收拾的洞房真好看  
我前日跟了他們去曠曠  
到那時我帶姑娘去賄熟鬧  
但只是那箇爺們不娶媳婦  
忽喇巴兒的不許人提一句

多咱子誰是媒婆  
的曰子誰是媒婆  
親上作親何用媒妁  
行茶還有大果盒  
畫落天宮景緻多  
見了面心裏快活  
箇世面兩眼無  
惡狠狠光天地暗  
滿腔怨氣高千丈  
聽得說還有南來的小伴婆  
恰便似一聲霹  
震真魂喪

林黛玉  
霎時間飛氣要脫  
魄散魂飛氣要脫  
悶沉沉閑  
悶吁吁胸喧項頰  
怒氣填胸喧項頰  
撲騰騰  
心中亂跳顛哆嗦  
兩耳生風打旋磨

就猶如心把肉割  
載萬箭攢幾幽懷付與南柯  
比目魚兒叫浪打脫  
弄鬼不知為甚麼同林兒被風吹散

俊大姐全無眼眼色觀風勢

黛玉那裏還聽見他說話

他還要絮叨把委屈說中聽見焦心的話  
一轉把蓮步兜挪一心只要尋寶玉

萬種柔腸也沒處提  
也不自己是病身軀

香軀把蓮步兜挪

蓮如飛走的更快

那裏管蒼苔滑倒路高低

三回  
痴對

季春和煦正良時

萬卉芬芳鬪艷奇

體態形容真詫異

神色慌張行步急

漆浦采蘭傳鄭女

山陰修禊羨羲之

往常間輕羸體弱姍無力

還要我攬扶纔把蓮步兜移

神女生涯原是夢

情人愛慕總成痴此時要往何方去

這樣慌忙委寢竒  
慢慢走防地下泥

劉阮重到只怕

來路已迷忙喚道姑娘站住我來了

桃花流水依然在

到只怕來路已迷忙喚道姑娘站住我來了

這黛玉魂離了竅  
一點真魂離了竅

一真撲到上房去

說姑娘啊甚麼事情這等要緊

誰知他不同木偶見不聞如

正逢賈母睡晌覺

跔起說姑娘來了

林黛玉心情問閑事  
那有心情問閑事  
此時寶玉將纔睡起

任憑他呼喚總不知

見黛玉猛然掀廉進屋內

神情恍惚不似平時

紫鵑他上喘吁吁連忙趕上喘吁吁

忙讓道姑娘請進屋裏坐

二方纔正把你提

也不怕勞碌了身子又生疾

紫鵑在背後忙擺手

花囊人轉暗尋思

全然走進了門間

不知道這般作何緣故

心中輒轉暗尋思

兩廊下一是頑皮羣小婢都

見黛玉默無言坐在椅子上

又不言細問虛實

老太太下不多時又說道

為甚麼病

好明言細問虛實

方纔躺下不多時

寶玉你采只發怔

眼看着寶玉氣長吁

直奔到寶玉卧室

這一樣無精打采

似醉如痴笑嘻嘻嘻

的房屋進了臥室

恰好似木雕泥塑

兩神祇

邊伺候把玉腕提

對生日默無一語

驚壞了傍邊雙侍女  
再若是停留半刻不走散  
襲人說今日外邊天氣冷  
倘若是受了風寒添病症  
妹妹你不如服侍他回房去  
要不然我就合你同送去  
紫鵑姐點頭會意說狠是  
姑娘呀咱倆回去罷

兩箇人摸頭不着暗着急目不轉睛看寶玉這黛玉。還怕他說出不好聽的亂言詞，那寶玉也不相留也不相送。我看你上未添衣，娘在前，鬟在後，出了門，姑娘身上未添衣，娘在前，鬟在後，少不得服藥，又延醫，一直赶到瀟湘館也讓他養養精神，好好的將息一句話，提醒了林黛玉。怕二爺時時常呼喚，不敢輕離，一跤跌倒台階上，從早至今，何曾進飲食。粉臉焦黃，無了人色。這時候，你養神思，神思兒昏，閉了雙目，也談午睡。

也不寒溫也不告辭  
真成了人共着迷  
一對痴人共着迷  
腳不沾地尚嫌遲  
絢了也 有到家時  
魂歸舍定了神思  
哇的一聲 紅染墀  
口吐鮮血 紅染墀  
柳歪倒軟了四肢  
兜剛剛剩了一絲

紫鵝慌是怎樣了

我那般苦勸總不依

紫鵝說人參煎

好接接氣

雪燕說粥免熬香醒醒脾

想必是使血氣虛

薰

玉搖頭說全不用

從今後服藥煎

參總莫提

必要到這樣田地方纔罷  
伸雙手體攬扶起

怎奈我酥力不支  
骨軟筋无力

更兼他化全不動  
快換了雪燕同來攬扶定

四回  
神傷

慢慢挪進了內室 益夏園林草木長  
的輕 樓臺倒影入池塘

掀開了錦被放好了繡枕  
則見他頭惟落淚

牙床倒了病西施佛誕繁華香火盛  
上睡倒了精神怯弱費支持梅雨怕沾新繡襪

無語低頭惟落淚

名園富貴牡丹芳  
精神怯弱費支持梅雨怕沾新繡襪  
踏花歸去馬蹄香

不叫著他頭惟落淚

又像明白又像是痴  
就只是開到荼靡花事了

玉樓人情暗斷腸  
景傷

黛玉回到瀟湘館

一病懨懨不起床

道病身兒支不住

小命兒活在人間也不久長

藥兒也兒也不用  
不服參兒也不用

飯兒也兒也不吃  
不進粥兒也不嚥

暗想道自古紅顏多薄命

誰似我苦更堪傷

白日裡倒惟思睡  
神魂顛倒惟思睡

到晚來眼恨漏長  
徹夜無眠恨漏長

纔強褓就遭不幸

自古紅顏多薄命

有時節如焚渾身熱  
五內如焚渾身熱

有時節煎又怕涼  
冷汗沾

又怕涼又如兄弟又無姊妹

只剩下一個孤兒受淒涼

瘦的腰兒無一把  
箇柳條無一把

病的臉兒更焦黃  
箇杏子臉兒更焦黃

可憐我不出閨門一弱女

多少天涯道路長

咳不斷鶯聲兒啞  
嬌難停粉鼻兒張

到京中  
舅舅家內收留下

到京中舅舅家內收留下

受恩深處便為鄉

櫻唇綻成了白紙  
兒烈綻成了白紙

珠淚枯塌了眼眶  
兒乾枯塌了眼眶

雖然是親身有靠骨肉至親身有靠

寄人籬下氣難揚

孽病那堪連日的害  
兒怎禁不時的傷

老太太雖然疼愛我

微細曲折怎得周詳

况老人家  
精神短少兒孫衆

舅舅舅母不管事

那里敢撒嬌的親這叫作  
恃寵像自己的親在人簷

下隨人便

只落得甜自己嚐  
自己酸甜自己嚐

賓相待也只平常更有那  
表兄寶玉常親近

他和我自  
在一房  
小兒同居

鳳姐諸事想得到

也只是礙不兒光耳  
過臉兒外面兒光

鬚撕磨不離半步

大嫂子直無偏向  
為人正直無偏向

改不了先生道學腔雖然他  
好好先生道學腔情性偏僻拿不定

那些個  
較歎溫柔儘在行

園中姊妹雖相好

怕的是人多嘴雜惹飢荒可憐我  
幾載幽情成逝水

一場痴夢付黃梁

髻頭婆子更難打交道

饒是那樣說是狂欲要和他親質證  
的謙和還說是狂待他親質證

女孩兒家最重  
的是廉恥與綱常

自尊身分纔免人輕賤

使碎心機纔保得安康況且他  
瘋魔病體痴呆樣

那能辨皂白共青黃

終日裡隨班唱喏胡思混

還不知葉落歸根是那廂事已至此不能回挽

倒惹得傍人話短長

寶姐姐 素日空說和我好

他如今 鴛鴦夜月銷金帳

他如今 蒂裁瑤圃名花並

他如今 偕聯比目魚水和

世間那樣風流種

我和他年庚相倣大

口裡雖然不曾說破

他也曾借衷腸露古言今把

誰知他是催魔王 變臉生嗔拿話堵  
命鬼又是惡魔王 我幾番噴拿話堵

我如今孤雁秋風冷夕陽 我因是一點  
芳心主定他身上

我如今嬾含苞委道傍 痘心失了本性  
誰想他魔

我如今珠泣鮫淚萬行 傻大姐的一番話  
細想

易求無得有情郎 他如今穿花蛱蝶隨風舞  
價寶難

就是論貌也相當 難為他自負賢良誇德幸  
評才

暗會意各自參詳 有何面目重相見  
裡

他也曾參悟訊諷 把啞謎藏罷我也不必胡埋怨  
他也曾參悟訊諷

他還是容總照常  
悅色和容總照常  
到臨頭沒了主張  
事到臨頭沒了主張  
分明他一團火熱化作冰涼  
團火熱化作冰涼  
生生我的好鸞鳳  
佔了我的好鸞鳳  
命人還要甚麼強  
如人還要甚麼強  
總讓他庸福厚纔配才郎  
庸福厚纔配才郎